

## 故土

贾冬梅

佳节到了,异乡人总会带着当地的特产,背着满满的行囊,迫不及待地往家赶。当然,踏出铁皮车的第一件事一定不是赶紧回家,而是站在村头远眺自己泥瓦堆砌的土房。眼前往往出现这样温馨而又动人的场景:儿时伴你在金黄麦田嬉戏的黑狗,此时也许是因为嗅到了亲人味道的缘故,而停止了吠叫,开心地对你摇着尾巴;牛圈里的老牛,因为常年耕作,脚蹠和尾巴沾满了泥水风干后留下的一层厚厚的垢,那是岁月给予的独特印迹;家中的老人听到铁环扣木门的声音时,我想在亲人看来也许就是一种天籁。当你看到家中老父亲用旱烟袋在门前青石板上敲出的坑洼,以及老母亲拿着一件袄子向你缓缓走来时,你就会真正发现,那份来之不易的远离尘世纷扰后的宁静,以及一颗最终不再聒噪、归于平静的内心,正慢慢浮出水面。

终于,我踏上了回家的火车。

推开家门已是子夜。多年之后,还是会想起,再次见到祖父的时候,像极了著名油画《父亲》里的场景。

老人家手里捧着一个搪瓷缸子,那是一个陪伴了祖父大半生的瓷缸子。由于年代久远,彩釉有几处破损了。茶缸里是家乡特有的湘西藤茶,我断定祖父在摇椅上已等候多时。茶瓣不再青绿,呈现完全舒展的状态,隐约能瞥见缸口一圈油棕色的茶印。轻轻将手提拉杆收回去,我踮起脚尖往屋里缓缓移动,说时迟那时快,猝不及防地来了一个喷嚏,眼看就要打出声来,赶紧把衣服捎到胸口捂住嘴,还好,酣睡中的祖父依旧安详。

接了一盆凉水,洗了把脸之后,便回到客厅。我慢慢将老电扇的档位调低,这时候,祖父的眼睛才慢慢睁开。

简单聊了些在异乡的故事之后,我便提议一同品尝梅酒,祖父欣然答应。我大步回房,然后从包里拿出那瓶梅酒直奔客厅,接着又去厨房拿了两个杯子。

酒香绕梁,世界又恢复了久违的万籁俱静。

祖父握着酒杯啜了一小口,然后开始给我讲述他儿时的艰难岁月——一段有关湘西的往事。

那是沈从文的故乡——小说《边城》的诞生地,那里除了有辰州傩戏,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怪风俗。比如大家鲜为人知的吉首矮寨大桥的鬼结婚故事,又比如湘西赶尸等。这些习俗和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古老规矩,为这片土地披上了一层美丽而又神秘的面纱。

## 最香的菜

郭华悦

十样菜,也叫什锦菜,是江南地区春节期间一款最具地方特色素菜,家家户户都要做。

江南民间有春节三天一般不炒生不动刀习俗,所以各家各户在年三十那天就把十样菜炒好放在荸荠色砂罐里。由于是素菜,随吃随取,又可回锅,也可作为凉菜直接食用,在鸡鸭鱼肉生猛海鲜山珍海味满桌的春节里,十样菜,不仅使人们营养均衡吸收,而且调温和着口味,是春节里最香的一道菜。

橘红萝卜丝、黝黑木耳片、翠绿芹菜秆、淡黄咸菜帮、深黄金针菜等,这些菜本身就有驱除油腻作用,把这些菜配上素干张、冬笋、雪菜、香干和香菇等辅料,用菜籽油爆炒,入口清香,满齿爽脆。细品慢嚼,水芹脆香、冬笋鲜香、雪菜咸香、萝卜甜香、豆芽嫩香,真乃满嘴生香,齿颊留香。

十样菜,不仅江南地区有,黄河流域也有,在中华饮食史上已流传千年,直至今日,依然流传于民间;有的酒店还把这款有着“十全十美”之意的十样菜当作招牌菜。武汉的十样菜不错,上海南京的也有名;九江安庆芜湖位居于沪、汉、宁之间,吸取了以上地域的配料做法,把原先的十样菜品种已远远扩充



在大山深处,很多孩子都不曾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,那里的孩子多数都是由保姆一手带大。这类人,我们叫做保姆公、保姆婆。

在湘西,山民大多靠种植红薯维持生计。由于南方多旱,靠天吃饭的稻田往往歉收。家乡天气炎热,肉类不易保存。大人们习惯在冬天把肉用盐腌制,然后用烟子熏,一直挂在做饭的火塘上面。到了梅雨季节,腊肉被藏进茶油或者稻谷里,这样不仅可以保鲜,也可使孩子们一年四季都有腊肉可吃。

清晨,祖父上山去砍柴。老人说,并不是什么柴砍回来都能用的,必须要砍下一棵树最粗壮的部分,往往这样一竹筐柴就有几十斤重。每次从山上砍完柴下山都要走几十里的山路,一路上山坡陡峭不说,而且布满绿油油的苔藓,又加之清晨的缘故,上面覆盖着薄薄的一层露水,下山的时候容易打滑,因此必须格外小心。

黄昏,湛蓝的天空除了有冉冉升起的袅袅炊烟之外,还有金色的火烧云。在它的映衬下,村庄傍晚的天空就显得格外迷人。

在南方,人们煮饭靠灶台烧柴火做饭。由于家境贫寒的缘故,家里没有火钳,那做饭的时候是怎么把烧尽的炭火从灶坑里拿出来呢?根据祖父的描述,有一次做晚饭,年迈的曾祖母因为眼睛不好,竟然用手伸进烧得通红的火坑去取炭火!

话音落下,我们祖孙二人像是有了某种默契,我们尽量不去看对方的眼睛,就像约定好了,我们都一言不发。但黑色的夜中还是能望见祖父眼眶通红,眼角含泪,却迟迟不肯落下。也许这就是祖父的尊严,我想。

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抑郁与难受。

唏嘘之余,才发现,原来每个人心底都压着一段尘封已久、不愿被提起的往事……

月色朦胧,微风泛起。

一曲《水调歌头》在耳边响起: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,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……

到十几样:花生米、黄豆芽、卷心菜、咸菜、芹菜、胡萝卜、香干、冬笋、干张、金针菜、黄豆、木耳、香菇、雪菜以及藕等,大锅里热油一烩,五彩斑斓,飘着异香,咸淡适中,吃口不腻,成为春节里最为养眼、适口的下饭菜。

十样菜做起来并不复杂,也不费时费工,先把各种蔬菜洗净,切段的切段,切丝的切丝,刀工要求也不高,切好后的生菜要先晾晾,免得炒出水来影响美感。然后把各色蔬菜一样一样地在铁锅里炒至六七成熟后再集中烩炒,炒得不能太熟也不能太生,太熟不脆,太生又不入味。十样菜毋须酱油和味精,只要有盐即可,为了保持原香味浓,要放多一些菜籽油,这样,炒好后就会显得油亮。

十样菜除了爽口好吃,还寓意着来年做事十全十美、灿烂吉祥象征。香润爽脆的味道里,最能轻易捕捉到朴实无华的影子。十样菜里没有土豆丝,是因为土豆表里光滑如蛋有光蛋之意,稍一揣摩能影射出“穷光蛋”含义;十样菜里也没有蚕豆,因为蚕豆与“残度”音谐,善良的中国老百姓,为了能有个和谐安宁的家园和前景,在语言上,处世中,甚至在饮食里,都有暗示对来年的美好生活与健康幸福之追求向往寓意。

## 爱的厚度

董国宾

暖风抚着面颊,太阳挂在楼角上朝我微笑,在这样一个和煦亮泽的季节里,或急或缓,或疏或密的游人,打破了公园的静,吮吸着公园的美。

我在公园里迈着悠缓的脚步,感受着人与自然的和谐,沐浴着灿烂奔放的时光,突然,一声响亮的啼哭急急地传来。循声望去,一个小女孩“哇哇”地扑在妈妈的怀里,妈妈心疼地捂着小女孩的腿。原来,小女孩在花丛里玩耍,不小心划破了腿,鲜血流了出来。我走过去,急忙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创可贴,递给小姑娘的妈妈,贴在了小女孩的腿上。鲜血止住了,小女孩的哭声嘎然而止,小女孩的妈妈向我说了一声“谢谢”,小姑娘甜甜地喊了我一声“叔叔”。我心想,幸亏刚才路过药店时买了一点常用药。

第二天来到公园散步,又遇到了那个小女孩,小女孩蹦蹦跳跳,可爱得像个精灵。“叔叔,送给你。”小女孩娇嗔地朝我微笑着,一边说,一边递给我一大块巧克力。我说:“小朋友,谢谢你,叔叔不要,叔叔吃了巧克力会发胖的。”小女孩就是不肯,我仍然挥手拒绝,这时小女孩不高兴了,撇着小嘴就要哭出来。“拿着吧,这是孩子的心意。昨天幸亏遇到了你,孩子都吓坏了。”小女孩的妈妈说话了。“我也没做什么,不就是一张创可贴嘛。”可我怎么解释也没用,我执拗不过,只好接过来,小女孩开心地笑起来。谁知,第三天小女孩又送给了我一瓶果茶。

第四天,我照例出来散步,只是没有去公园,我怕再遇到小女孩,有意躲避这份抛过来的盛情。可转念一想,唉,一张创可贴

## 特殊的馈赠

方道

朋友之间,情侣之间,亲人之间,有时赠送一些礼物,这是古已有之的。老祖宗还曾拿它当歌来唱:“投我以木瓜,报之以琼琚。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。……”(《诗经·卫风·木瓜》)意思是说,她送我木瓜,我拿佩玉来报答。不是来报答,表示永远爱着她……

所谓“礼物”,当然是物质的。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自不必说,就连“秀才人情纸半张”,那也毕竟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半张纸啊!你若拿什么非物质的东西充当礼物,那还能叫礼“物”吗?而且,水涨船高,礼物之舟早已被物欲的洪流高高托起;礼物不仅是物质的,而且是含金量日益飙升的物质!如今,赠轿车、送别墅都不稀奇了,你若愣头愣脑地,仍然捧了个土里巴叽的“木瓜”或捏着酸里巴叽的“半张纸”去送礼,人家不骂你才怪。

不过,哪怕拜物教的翅膀覆盖了整个世界,总还存在少数“异教徒”,他们偏偏想入非非,要弄出些无法用金钱计价的特殊赠品。唐代诗人张九龄在《望月怀远》中写道: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……灭烛怜光满,披衣觉露滋。不堪盈手赠,还寝梦佳期。”瞧!他想抓一把明晃晃的月光赠送远方的亲人。南北朝时期的诗人陶弘景回答齐高帝萧道成“山中何所有”的“诏问”:“山中何所有?岭上多白云。只可自怡悦,不堪持赠君。”瞧!他似乎有过扯片悠悠然的“白云”赠送给那骄奢淫逸的皇帝的一闪念。

皎洁的月光、飘逸的闲云都是可以赠送的吗?当然可以。但条件相当苛刻。因为,“月光”、“白

哪有那么多牵念,我笑自己自作多情。我在公园附近漫步,正要回去时,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游人的声音,“叔叔,你让我们好等呀。”我转头一看,又是那个小女孩。“怎么没去公园呀,孩子到处找你呢。”小女孩的妈妈话音未落,小女孩就急急地拿出一张画,“叔叔,我把你画在上面了。”我仔细一看,画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和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牵手走在公园里。旁边是绽放的花朵,还有蓝蓝的天空、洁白的云以及展翅飞来的小燕子。画的上面写着一行醒目的标题:叔叔牵着我的手。想必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就是我,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就是小女孩了,小女孩还从妈妈的手提包里拿出一小盒上等的茶叶送给我。这一次,我的心弦深深地触动了。回家的路上,我一直在想,一张创可贴就是一滴水,一滴水就是一点爱,这不起眼的一点爱,怎会有如此的厚度呢!

回到家里,儿子正在拾掇玩具,见我来了,高兴地对我说:“爸爸,放学的时候我想吃口香糖,口水都流出来了,是同学掏钱给我买了一包,我要把这个电动遥控车送给他。”啊,我震惊了,一包口香糖才一两块钱,这电动遥控车可是我出差时在外地买的,要上百元呢。此刻,我突然真切地体会到了那一张创可贴的温度和那一点爱的厚度。

一点爱,哪怕是极细极薄极渺小的一点爱,或许薄如青烟,或许细若游丝,但它是一点晶莹,一缕温情,一份纯真,一片诚恳。爱,能在细微处闪光,即便只是那么一点爱,也是一首动听的歌!

云”都不过是寄托一番情意、一种情趣的意象或符号,施赠者与受赠者双方,只有相互理解、相互认同、相互牵挂、相互关爱,彼此有着灵敏度极高的默契、感应,“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”,以至于心有灵犀,心心相印,才能顺利完成这类特殊赠品的授受、交接的过程。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,在这特定时间,亲人之间的思念是相互的,看起来,月光“不堪盈手赠”,其实,“隔千里兮共明月”的月光已经帮助双方传递了“互赠”的思念。至于那潇洒、淡泊的“白云”,只能赠送“耳临清霄洗,心向白云闲”的主儿。陶弘景如果真的想把岭上的“白云”赠给皇帝,当然是搞错了对象。他分明知道,那位丑恶的家伙满脑袋“一云乍起一云落,一云向前一云却”的乱云翻滚,一门心思地为那张“龙椅”争斗;“不堪持赠君”,便多少隐含有“道不同不与谋”的清高与自负。

而今,人们在议论某些社会现象时,有人常会“欸”地掷出“杀手锏”:“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年代了!”这一“锏”就会叫你立马闭上嘴。是啊,在这任何“情意”都得“物化”、都能标出价位的“年代”,你居然不识时务地侈谈“月光”、“白云”之类“特殊馈赠”,不是伸着脑袋讨骂吗?然而,恰恰是在这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以至于“大圆犹酩酊”的年代,人们若能保留几分清醒,用心掂量掂量前人曾经青睐的“特殊赠品”,或许也能减少一点儿馈赠中过度污染的铜臭、减轻一些人们在礼尚往来时“心为物役”的痛苦吧。

投稿邮箱:zyq\_405@163.com